



全国干部学习读本

# 古今文学名篇

(上)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全国干部学习读本

# 古今文学名篇

(下)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人民出版社

全国干部学习读本

全国干部学习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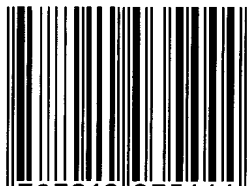
古今文学名篇(上)

全国干部学习读本

全国干部学习读本

古今文学名篇  
(下)

ISBN 7-01-003544-X



9 787010 035444 >

ISBN 7-01-003544-X/1·2

(上、下册)定价: 43.00元

全国干部学习读本

# 古今文学名篇

(上)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人民出版社

全国干部学习读本

# 古今文学名篇

(下)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文学名篇/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

ISBN 7-01-003544-X

I. 古… II. 全…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369 号

**古今文学名篇 (上、下册)**

GUJIN WENXUE MINGPIAN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主编 杨义 邓绍基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9.625

字数:691 千字 印数:60,001-300,000 册

ISBN 7-01-003544-X/I·2 定价:(上、下册) 43.00 元

# 序 言

中央组织部组织有关部门编写的干部培训教材陆续出版了。这是推动广大干部深入学习、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很有意义。

我们党历来重视全党的学习。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转折关头,在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的重要时刻,党总是把加强学习和教育干部的问题突出地提到全党面前。实践证明,党的事业的发展,党的建设的进步,党的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都同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密不可分。这是我们党在八十年奋斗历程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必须始终加以坚持。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各方面的任务繁重而艰巨。面对国内外的新形势,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全面提高各级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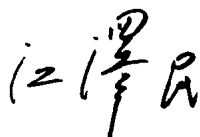
导干部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领导能力。因此,切实抓好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更为迫切了。全党同志必须自觉地坚持学习,加强学习,改善学习,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

我曾经多次讲过,学习是全面的、系统的。最根本的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素质的核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从总体上领会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并紧密结合实际进行钻研和理解,以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更好地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要努力学习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学习反映当代世界的新知识,使我们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要紧密联系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特别要注重研究那些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

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典范。学习非一朝一夕之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养成勤读书、勤思考的习惯。领导干部还要努力成为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典范。创新,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创新精神,在学习前人创造的

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扬弃旧义,探求新知,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这样,学习就能收到更好的成效。

编写好的学习教材,对于推动干部的学习非常重要。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针对干部学习和工作的实际需要,统一规划,总结经验,加以完善,努力把教材的编写工作做得更好。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江泽民' (Jiang Zemin),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calligraphic style.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五日

## 前 言

中华文明五千年,有文学的历史起码也有三千年了。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罕见的奇迹。在漫长岁月里,这个东方民族创造了世界上极其丰厚、极富滋味、极有光采的文学艺术资源,并且以名篇的方式凝聚精华,脍炙人口,世代流布,成为与这个民族的生命历程中梦魂萦绕、筋肉难分的不绝的血脉。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遗表不随诸葛死,《离骚》长伴屈原清”(王奕),历代中国人都对文学名篇的不可磨灭的生命力和不可抗拒的魅力赞赏不已,将其比做日月,许以千古,仰其光芒,沐其清新。是否可以说,生为中国人而对古今文学名篇的魅力浑然不觉,其文化素质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黯然失色?

名篇之所以为名篇,乃由于它们是文化精神极为深刻、极有特征、极其精美的聚光点。文化的概念非常宽泛,但它的深层潜藏着人们思想行为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人生追求以及对世界感知的方式和审美趣味。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在吸收新的社会实践智慧和外来智慧中不断地优化自己,但其核心部分总是带有尊严感和神圣感,并且顽强地显示着一个民族的身份,具有民族身份证的性质。《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论语》所说的“仁者爱人”;神话中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史记》中的卧薪尝胆、毛遂自荐;直至魏征进谏唐太宗所说的“居安思危,积德固本”,韩愈谈论学习所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提倡的“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此等等，都载之典籍，流为名言、名篇，以其言简意赅的方式，成为中国人千古传诵的处世、论学、为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对中国古往今来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杜诗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此之谓也。

读名篇是要调动悟性，是要潜浸和咏吟于其间的情境、感觉和滋味之中的，是要讲究“开窍”的，以期求得生命情趣的交流和修炼。反过来讲，文学名篇对民族性情素质的陶冶，不是行政命令式或强行灌输式，而是以它充满智慧的魅力与你的精神渴求相对应，如春雨滋润旱苗，渗透到你的生命脉络之中，逐渐与你的精神体验浑然融为一体的，这就是《周易》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那个“化”字的意思了。比如读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你就会感受到一种生命获得解放，如轻舟千里，油然而生通体舒畅的自由感。读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你就会感受到战乱摧残着生命，有如山城肃然，花鸟同悲，凄然而生面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所谓“锦瑟无端五十弦”，其实人们的神经之弦又何止五十？历代文学名篇以其刚劲的或柔婉的、沉重的或轻盈的手，从不同的角度、音阶和情调，弹拨着人们敏锐的神经之弦，引起心灵共振，激活人们从特定角度感觉这个世界，进而提高评判美丑、振奋意志、陶冶情操和创造美好人生的能力。对于精神修炼而言，这是“内功”，内功充实了，就能以一种精神的力度明净致远、刚毅应变、儒雅处世。这样说来，名篇的薰陶，岂不是一种“人心建设”？

文学名篇精粹光润、千锤百炼、声情并茂、朗朗上口，具有久传远播的生命功能。一些属于上上品的短小篇章，比如李白的《静夜

思》、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孟浩然的《春晓》、李绅的《悯农》、杜牧的《清明》，几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用家喻户晓来形容。从屈原到鲁迅，二千余年间的不少名篇是蕴含着国魂的要素的。屈原的《离骚》篇幅较长，语言与今人也有相当距离，影响了它的记诵，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类名句，长久地激励着人们追求真理的意志。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篇小说，行文采用悲喜剧交融的“蘑菇术”，不能说没有理解上的困难，但它揭示的“阿Q相”也在暴露国民精神弱点上广为人知。由于文学名篇具有文化精神聚焦的特质和久传广播、深入人心的功能，不妨这样认为，它们是国魂与国民的一种极佳的精神契合点。

所谓国魂，在名篇中并非虚玄的抽象之物，是可以审视、可以触摸、可以呼吸、可以体味的。这其间蕴含着哲理，牵涉着名胜，闪烁着辞采，荡漾着情感，体现着人格。不同篇章各备所长，综合组建成一种国魂的图谱结构，沉吟经久，堪梦堪思。先看名篇中的哲理。名篇说理讲究婉曲，一般不宜直说，而要采取某种“不说之说”的策略，形成富有暗示性的意境，或者耐人咀嚼的理趣。即便《论语》写孔子面对河川而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是以流水喻时间，转隐为显，使人可见可思，并沉积成“逝波”、“流逝”等较常用的词语。又比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简直是俯仰古今，融入到苍茫的古台旷野之间。这两个例子，一者隐含时间哲学，一者隐含历史哲学，都需要细加吟咏才可以感受到。宋人苏东坡《题西林壁》，理趣就显豁一些，体现了宋诗多思理的特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里涉及到认识论问题，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事情，会有不同的印象，因此要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甚至借他者的眼光来观照自身的情境，以免陷入“当局者迷”的尴尬。但是所有这些道理都没有直说，都融合在

远近高低直至深入山中的游历观赏之中，令人感到语义双关，意味深长。

曾经有深知文学奥秘的人说过，“文学乃是人学”。以抒写为核心的文学，讲究合情合理，情理兼备，而且情是更不能割断地联系着人的生命本原。文学所写，到底是人间诸有情，有道是“十部传奇九言情”，话本章回比一些官样文章更胜，在于写了世态人情。走近《红楼梦》，但见情海茫茫，烟波万迭。因此文学名篇往往能够对人们处于各种精神状态中的思想感情，感而动之，抚而慰之，宣而泄之，激而奋之，使之得到各种形式的升华与净化、涵养和超越。人们往往感到五代两宋的词比同一时期的诗更有魅力，不是由于它的社会视野比诗来得开阔，而主要是由于它把写情艺术推向一个新的精致深密的高度，以长短句方式捕捉到情感旋律的丰富多彩的节奏和曲尽回环婉曲之妙。李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一类句子，用种种灵妙的隐喻，凭人心写万象，借万象写人心，使一种怅惘无奈的愁绪超越一个亡国之君的个人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人间感觉。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及“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把淡恨浓愁写得何等奇气洋溢而又刻骨铭心，从而把一个西风中的黄昏和一个细雨中的黄昏，都写成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千古一瞬间。

文学名篇的久传广播，使它们的名气传染给社会风俗，传染给自然山川，又使风俗和山川成为载体，在后世人的群体无意识的奉行和游览中，把名篇的精魂传之愈久，播之愈远。这就是名篇与社会、自然之间双向性的传名染色效应。在诸天象中，月是凝聚着历代文人最浓郁的感情，充满着最为清奇瑰丽的幻想的意象。《全唐诗》50836首，就用了11055个月字；今存李白诗1166首，月字用了

523次。李白《静夜思》和《峨眉山月歌》，悬起了一轮清莹中略带忧郁的思乡月。此前张若虚《春江花月夜》15次用月字，衬托着春江海潮，苍茫壮阔，簸荡着宇宙意识与人间情愫的波澜。张九龄《望月怀远》也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名句，令人心飞神驰。到了宋朝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番潇洒飘逸的醉月问月，加上一番忧郁而又坦荡的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有缺陷之美的沉思，不容你不如痴似醉地读之、思之。由于南朝宋人谢庄的《月赋》写下了“隔千里兮共明月”的人月移情名句，以后又经唐宋两代诗人的反复的充满奇思妙想的吟咏，月意象已交织着乡情和亲情极其深挚的中国人的思乡怀人情结。这种情结的泛化，遂使六朝以来的文人玩月雅趣，在宋代转化成盼团圆和庆团圆的中秋节民俗了。

名篇的灵气渗透于土地山川，渗透于楼阁园林，如画龙点睛，使之精神全醒，如发放一种精神领域的通行证，使之走进人们的心灵。此之为名胜。名胜承载着名篇，成为中国人文精神承传的极好载体。长江中游有三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每一个有点文化修养的人登临这些名胜，都不能不联想到崔颢的《黄鹤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王勃的《滕王阁序》，文风拂面，飘飘然与古人一同体验江山佳趣。此外，如王羲之兴办曲水流觞盛会的兰亭，陶渊明追求半隐半仙人生境界的桃花源，刘禹锡凭吊大家巨族繁华成梦的乌衣巷，欧阳修自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醉翁亭，苏东坡泛舟怀古的赤壁和称之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陆游面对曾是惊鸿照影的春波而为前妻赋词悼亡的沈园，这些名胜古迹牵系着古人的理想、情趣、感慨和忧伤，一景一物似乎都带有诗的灵魂，令人在古今对话中传递着人文精神的信息。名篇培育着名胜，培育着民俗，通过一种独特的人文地理学和人类文化学的思路，中国人在品味着和思考着自己的文化血脉。

多读名篇可以增加才气和灵性，多读名篇也可以增加骨气和人格。也就是说，名篇各有千秋，对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滋润是多层次的。比如“岁寒三友”松、竹、梅，是文学名篇中较多写到的意象。松不用说，自从《论语》讲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它就被视为坚贞的象征。竹在六朝沾染着名士气，但后来又增加了操守的因素，到了清代的郑板桥又写了这么一首画竹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梅在宋朝林和靖的《山园小梅》中，写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带点“梅妻鹤子”的高士作派；而元代王冕的《白梅》诗写道：“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这里不仅要高洁立身，而且要把清香和春天送给人间，其积极入世的襟怀自然又比林和靖高出一筹了。在民族危机的严峻时刻出现的一些文学名篇毅然承担起民族命运。岳飞的《满江红》，发出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宏亮誓言。读文天祥的《正气歌》，知道他精熟许多历史文学名篇，用以养育自己的浩然正气。惟此，他才能在《过零丁洋》诗中如此体验人的生死价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名篇的传递，实际上是集中而有效的文化精神的传递。《世说新语》记载东晋名臣谢安问他的子侄辈，《诗经》里何句最佳，后来在淝水之战中打了一场使东晋转危为安的关键战役的那位侄子谢玄说，最佳句是《小雅·采芣》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可知古人早就知道从诗歌经籍中选择名篇名句了。宋朝黄庭坚为朋友的书斋题诗说：“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籯（筭）常作灾。”其间涉及诗书传家的文化模式，似乎对物质生活过于贬抑，但它表明精神文化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失去文化精神的片面物质追求有可能导致堕落和灾难。由此历代有文化的人，常从名篇中摘取佳句作为座右铭，鲁迅就集《离骚》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

鹄之先鸣”，表达他对时间即生命的高度珍惜。名篇名句进入家庭生活，进入行为方式，进入精神准则，若进一步加以深度的现代性阐释并融合世界人类的新鲜智慧，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变得博雅充实，变得高明而充满活力。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浪潮对精神文化进行巨大的转型和冲击的新世纪，如何发挥文化多元性的建设性张力，以平等开放的姿态汲取人类智慧，又能拓展万紫千红而又神韵独特的精神家园，将是一个非常伟大、复杂、艰巨的历史命题。作为民族文化精神聚光点的文学名篇，当可于此发挥独到的作用。因此，我们主张建立一门“名篇学”；因此我们专门编纂了这部《古今文学名篇》。

杨 义 邓绍基